　　沈家晚宴，我亲眼看着老公，为了护着他的小助理，将五岁的儿子一巴掌扇飞在地！

　　“没教养的东西！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。”

　　起因，不过是儿子不小心打翻了她一杯果汁。

　　我扑过去抱起儿子，心疼得发疯。

　　当晚我捂着儿子的耳朵，被迫听着隔壁老公和小助理传来毫无顾忌的喘息和污言秽语。

　　第二天，他就强行将嘴角带伤的儿子，送进了那所号称能‘教规矩’的幼德学院！

　　我疯了一般质问他，求他把孩子接回来。

　　他却只是靠在沙发上，厌恶地看着我：

　　“蒋离，我警告你，孩子再让你惯下去就无法无天了。”

　　......

　　1

　　无法无天？就因为一杯果汁？

　　他才五岁，不过是走路不稳，不小心撞到了他那个女助理。

　　他甚至来不及道歉，就被沈为揪着衣领，甩了那狠狠的一巴掌。

　　我站起来，声音颤抖：

　　“沈为，你凭什么？”

　　“他是我们的儿子！不是满足你那可笑控制欲的工具！”

　　沈为靠在沙发上，甚至没有看我。

　　“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他父亲，凭这个家是我沈为说了算！”

　　“幼德学院有最好的老师，最严格的纪律，他会在那里学会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服从。这对他是好事。”

　　“我的耐心有限，蒋离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你最好安分点。”

　　我看着不耐烦的沈为：

　　“你根本不配当一个父亲。”

　　我刚出门，就见沈为的助理余薇薇正往门口来。

　　“呦，沈太太这是怎么了，灰溜溜的出来跟条狗一样。”

　　“余助理，你爬得倒是挺快。不过，靠踩着一个孩子的眼泪往上爬，不怕摔下来的时候，脸着地吗？”

　　余薇薇下意识地后退：

　　“小少爷做错了事，受到惩罚是应该的！沈总那是为了他好，是为了沈家的脸面！”

　　我嗤笑一声：

　　“沈家的脸面，什么时候需要你这个外人来评判。”

　　“余薇薇，有句话叫拎不清。你现在，就有点拎不清自己的位置了。”

　　“你只是个助理。就算沈为瞎了眼，暂时被你蒙蔽，你也变不成沈太太。”

　　我不再看她，挺直脊背：

　　“让开，别挡路。”

　　幼德学院戒备森严，我费了好大劲才获准探视。

　　儿子坐在小椅子上，小小的一团，看到我，眼睛瞬间就红了。

　　我快步到隔离窗蹲下。

　　儿子见到我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

　　“妈妈，我想回家…我再也不乱跑了…”

　　“然然不怕，妈妈马上就接你回家。”

　　2

　　探视时间很快就到了，儿子哭得撕心裂肺，敲打着隔离窗。

　　我心如刀割，但知道现在带不走他，只能狠下心，承诺很快就回来接他。

　　我开着车往家赶，一路上脑子里都是儿子哭泣的小脸。

　　还没进家门，屋内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女人的轻喘和男人压抑的低语。

　　沈为正抱着余薇薇。

　　余薇薇此刻裙摆凌乱，领口大开。

　　两人吻得难分难解。

　　听到开门声，沈为显得十分不耐烦：

　　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

　　“沈为，我刚从幼德学院回来。”

　　提到儿子，沈为的脸色沉了沉，但没有丝毫愧疚：

　　“我说了，那是为他好。”

　　我只觉得荒谬至极：

　　“把他一个人丢在那种地方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为他好？还是说，你只是嫌他碍事，打扰了你和你的……好助理？”

　　沈为大概从未被我如此顶撞过，尤其是在他的情人面前。

　　“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做什么决定，轮不到你来多嘴！”

　　随手抄起手边的烟灰缸，就朝我的额头砸了过来。

　　“砰！”

　　“砸完了吗？砸完了就跟我去接儿子回来。”

　　额头上的伤口还在流血。

　　沈为像是没看见，手臂还揽着助理的腰肢。

　　“去，把那边的套子拿过来。”

　　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

　　他让我，在他和他的情妇面前，去给他拿避孕套？

　　胃里翻江倒海，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屈辱和恶心。

　　“没听见？”

　　沈为的声音提高了一些，明显兴致被打扰后的不耐烦：

　　“拿过来，然后滚出去，别在这里碍眼。”

　　“或者你愿意在这儿看着我和薇薇做也不是不行，你也好好学一学，在床上总跟个死鱼一样。”

　　余薇薇往沈为怀里缩了缩，声音娇嗲：

　　“沈总，蒋小姐好像生气了呢……”

　　沈为捏了捏她的下巴：

　　“生气？她敢吗？”

　　“还愣着干什么，聋了？”

　　原来我在沈为眼里，只是他发泄的工具。

　　我扬起手，将一整盒套子砸在沈为脸上：

　　“够不够？”

　　“省着点用，可别做死在家里，晦气。”

　　我转身，朝着大门走去。

　　不想和他们纠缠。

　　然然还在等我。

　　身后传来沈为气急败坏的咒骂，污言秽语不堪入耳。

　　我没回头，额头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，有些痒。

　　3

　　我拿出手机，指尖在屏幕上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拨通了那个号码。

　　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，听筒里传来婆婆，沈母不耐烦的声音：

　　“喂？蒋离？这么晚了，什么事？”

　　“妈，沈为把然然送到幼德学院去了，您知道吗？”

　　“幼德学院？哦，我知道，阿为跟我提过一嘴。”

　　“那地方不错，管理严格，能让然然好好学学规矩，省得以后跟你似的，没大没小。”

　　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

　　她果然是知道的，而且完全赞同沈为的做法。

　　“妈，然然才五岁！他昨天被沈为打了一巴掌，今天就被一个人丢到那种地方，他吓坏了，哭着要回家！您能不能……”

　　沈母打断，训斥着我：

　　“蒋离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男人在外面应酬忙事业不容易，你在家里就要把孩子管好，安分守己！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？”

　　“男孩子就是要摔打磨练，阿为是为了他好，也是为了沈家的未来着想。我看你就是太闲了，整天胡思乱想。”

　　“等阿为气消了，自然会把然然接回来。你要是再不知好歹，惹恼了阿为，别说然然，就是你，沈家也容不下！”

　　我一直以为，就算沈为混账，至少他母亲，作为奶奶，会心疼孙子。

　　是我太天真了。

　　“行了，没什么事就挂了吧。”

　　电话被干脆利落地挂断。

　　沈家，指望不上了。

　　然然，别怕，妈妈一定会把你带回来。

　　幼德学院门口，等待放行的时间格外漫长。

　　终于被允许进入，我几乎是冲向昨天的探视室。

　　隔着玻璃，一眼就看到了儿子。

　　他坐在昨天那把小椅子上，背挺得笔直，双手放在膝盖上。

　　跟昨天判若两人。

　　“然然！”

　　我快步走到隔离窗。

　　他没有扑过来，甚至没有抬头看我。

　　只是机械地转动脖子，眼神空洞地看着我。

　　“妈妈，我很好，您放心。”

　　他开口，声音平板得像复读机，没有任何情绪。

　　我的心瞬间被揪紧，一种强烈的不安笼罩了我。

　　这才一天！一天时间，我的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
　　昨天他还哭着喊妈妈，求我带他回家，眼睛里是活生生的恐惧和依赖。

　　今天，他像被抽走了灵魂，只剩下一个空壳。

　　4

　　“然然，怎么了？告诉妈妈，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”

　　他没有回答，只是重复：

　　“我很好，妈妈您放心。”

　　我看向站在一旁的老师：

　　“老师，然然怎么会这样？他昨天不是这样的！”

　　老师推了推眼镜：

　　“沈太太，孩子在这里很好，他正在适应环境，学习规矩。”

　　“他才五岁！你们做了什么，让他变成这个样子？昨天他哭着喊妈妈，今天就像个木偶！这就是你们的规矩？把孩子变成没有感情的机器？”

　　“请注意您的言辞，沈太太。”

　　老师的语气冷了下来，带着不悦：

　　“我们幼德学院有最专业的教育方法，令郎之前被您过度溺爱，缺乏管教，现在只是纠正他的不良习惯。”

　　我再也无法忍受，狠狠一巴掌甩在老师脸上。

　　老师的眼镜被打飞，脸上有些愤怒。

　　“你！你怎么敢！”

　　我浑身颤抖，手掌火辣辣的疼。

　　“我怎么不敢？你们把我的儿子变成这样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！”

　　老师捂着脸，看向门口的方向：

　　“保安！保安！有人闹事！”

　　几乎是话音刚落，门外就冲进来几个身穿制服的男人，身材魁梧。

　　他们不由分说，上前就来拉扯我。

　　“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！”

　　我挣扎着，但他们的力气很大，我根本不是对手。

　　“你们放开！我要带我儿子走！”

　　我拼命地扭动身体，手脚并用地踢打。

　　一个保安抬起腿，狠狠地踢在我腹部。

　　剧痛让我闷哼一声，身体瞬间蜷缩起来。

　　他们的拳头和脚落在我的身上。

　　一下又一下。

　　我咬紧牙关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

　　衣服被撕扯开，露出青紫的皮肤。

　　就在我感觉身体快要散架的时候，余光突然捕捉到一个小小的身影。

　　然然。

　　他没有像昨天那样吓得哭，也没有像刚才那样僵硬地坐着。

　　他站了起来，一步一步，缓慢而机械地走向打开的窗户。

　　他要去那里做什么？

　　“然然！别过去！”

　　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”

　　我大喊着，手脚不断的踢打。

　　保安们纹丝不动，甚至加大了力道。

　　我浑身伤痕累累，眼睛死死盯着儿子小小的身影，他一步一步，离窗边越来越近。

　　“然然！”

　　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一声巨响突然传来。

　　“砰！”

　　厚重的大门从外面踹开，一群黑衣人从门口进来。

......

卡点 卡点 卡点 卡点

　　5

　　刚才还死死钳制着我的几个保安，甚至没来得及看清来人，就都被甩了出去。

　　我蜷缩在地上，腹部的剧痛让我几乎喘不过气，眼前阵阵发黑。

　　透过模糊的视线，我看到那几个黑衣人面无表情地将瘫软的保安拖了出去。

　　一个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老者，在一群黑衣人的簇拥下，缓步走了进来。

　　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。

　　“把大小姐扶起来。”

　　立刻有两个黑衣人上前将我从冰冷的地面上搀扶起来。

　　动作很轻，避开了我身上的伤处，但我稍微一动，还是疼得倒抽一口冷气。

　　大小姐？

　　他是在叫我吗？

　　我顾不得思考，也顾不得身上的疼痛，目光死死锁定在窗边的那个小小身影上。

　　“然然！”

　　我挣开搀扶的手，踉跄着扑过去。

　　然然还站在窗边，听到我的声音，他僵硬地转过身。

　　“妈妈……”

　　他轻轻地叫了一声，声音依旧有些平板，但不再是完全的机械重复。

　　我一把将他紧紧搂进怀里，冰凉的小身体在我怀里微微颤抖了一下。

　　然后，一双小手迟疑地、轻轻地环住了我的脖子。

　　就是这个细微的回应，让我几乎崩溃的心防瞬间被暖流填满。

　　“然然不怕，妈妈在，妈妈带你回家……”

　　我语无伦次地哽咽着。

　　“咳。”

　　老者的轻咳声打断了我的情绪。

　　我抱着然然，警惕地转过身，看向他。

　　我身上的衣服被撕扯得不成样子，额头的伤口混着血和汗，狼狈不堪。

　　老者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有痛心，有怜惜，最终却是恭敬。

　　他微微躬身：

　　“大小姐，让您受委屈了。老奴来迟，罪该万死。”

　　我彻底懵了。

　　“您……您是谁？您认错人了吧？”

　　我抱着儿子，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看着他。

　　老者直起身：

　　“老奴福安，您可以叫我福伯。老奴不会认错，您就是蒋家失散多年的大小姐，蒋云书。”

　　6

　　蒋云书？

　　我不是孤儿吗？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无父无母，唯一的亲人就是……

　　我的心脏狂跳起来，无数混乱的念头在脑子里翻滚。

　　福伯似乎看出了我的混乱和不信，他没有再多解释，只是侧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：

　　“大小姐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请随老奴先回庄园，容老奴慢慢向您解释。”

　　他的目光转向我怀里的然然，眼神柔和了许多：

　　“小少爷也受惊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”

　　我低头看着然然，他把脸埋在我颈窝里，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服，似乎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他无关，只要妈妈在就好。

　　看看这如同闹剧般的探视室，看看墙角瑟瑟发抖的老师，再看看眼前这位气度不凡、言语恭敬的老者和那些训练有素的黑衣人……

　　我的理智告诉我，这一切太过离奇。

　　但我的直觉，对沈家的彻底绝望，让我没有别的选择。

　　至少，他们救了我，救了然然。

　　“……好。”

　　我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。

　　福伯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　　他没有再多说，转身示意。

　　黑衣人立刻分列两旁，护送着我们向外走去。

　　经过那个老师身边时，她抖得更厉害了，几乎要瘫倒在地。

　　走出幼德学院的大门，外面停着一排黑色的轿车。

　　福伯亲自为我拉开车门，我抱着然然坐了进去。

　　我侧头看向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福伯。

　　“福伯……”

　　我犹豫着开口。

　　福伯立刻回头，恭敬地应道：

　　“大小姐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
　　“我……”

　　我有很多问题想问，关于我的身世，关于蒋家，但话到嘴边，却又不知从何问起。

　　最终，我只是轻声问：

　　“我们要去哪里？”

　　“回蒋家的庄园，那是您的家。”

　　我的家？

　　我在福利院的集体宿舍，我和沈为那个冰冷的婚房，哪个算是家？

　　最终，车子在一扇雕花繁复的巨大铁门前停下。

　　这与其说是庄园，不如说是一座城堡。

　　这真的是我的家？

　　我抱着熟睡的然然，有些恍惚地跟着福伯走进大门。

　　一群穿着统一制服的佣人早已等候在大厅两侧，见到我们进来，齐刷刷地躬身行礼。

　　“恭迎大小姐，小少爷回家。”

　　我有些无措地站在原地。

　　“大小姐，请坐。”

　　福伯吩咐人送来了热牛奶和毯子。

　　我将然然小心地放在沙发上，给他盖好毯子。

　　他睡得很沉，小脸上还带着泪痕。

　　“福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　　我终于忍不住问道：

　　“您说我是……蒋家大小姐？蒋云书？可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我……”

　　福伯叹了口气，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，神情郑重。

　　“大小姐，我知道您一时难以接受，但请相信老奴，您确实是蒋家的血脉，是老爷和夫人唯一的女儿。”

　　“当年，您刚出生不久，因为一些……家族内部的纷争和仇家的算计，您被歹人掳走。老爷和夫人动用了所有力量寻找，却杳无音讯，只以为您已经……不在人世。”

　　福伯的声音低沉下去，带着难以掩饰的悲伤：

　　“夫人因此伤心过度，一病不起，没过几年就去了。老爷这些年，也一直活在痛苦和自责中，从未放弃过寻找您的下落。”

　　“直到最近，我们才偶然得到线索，查到了您这些年的经历……也查到了沈家对您的所作所为。”

　　“是老奴无能，让大小姐和小少爷受了这么多苦。”

　　“我的……父亲，他还好吗？”

　　我艰难地问出这句话。

　　“老爷身体还算硬朗，只是思念您成疾。得知找到您的消息，他……他本想立刻来见您，但又怕太过激动，吓到您和小少爷。”

　　“他现在就在楼上书房，等着您。”

　　7

　　楼上书房。

　　“老爷，大小姐来了。”

　　福伯推开门，侧身让我先进去。

　　男人一步一步向我走来，那只微微颤抖的手，似乎想要触碰我的脸颊，却又在最后一刻停住：

　　“像……真像……”

　　“像你妈妈……尤其是这双眼睛……”

　　提到妈妈，他的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滑落。

　　“你妈妈……她要是知道你还活着……她要是能看到你……”

　　他哽咽着，再说不下去，高大的身躯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。

　　“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”

　　他反复说着：

　　“是爸爸没用，没有保护好你和你妈妈……让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……对不起……”

　　“你放心，云书，从今天起，有爸爸在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和孩子！”

　　“沈家欠你的，爸爸会让他们千倍百倍地还回来！”

　　父亲看着我怀里的然然：

　　“这孩子……长得真好……”

　　他看得目不转睛，声音压得低，生怕吵醒了孩子：

　　“眉眼像你，鼻子和嘴巴……倒是有点像沈家那个混小子……”

　　他顿了顿，随即又补充道：

　　“不过气质比那小子强多了！”

　　我忍不住被他这幼稚的护短逗笑了，虽然笑容里还带着泪。

　　“沈家这群畜生！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下得去手！”

　　“福伯！”

　　他沉声喊道。

　　一直候在不远处的福伯立刻上前：

　　“老爷。”

　　“沈家那边，可以开始了。”

　　“还有那个什么幼德学院，背后是谁，都给我查清楚。敢动我蒋家的人，就要有承受代价的觉悟。”

　　“是，老爷。”

　　福伯躬身应道。

　　“云书，这些年……苦了你了。”

　　他叹了口气：

　　“你先带孩子去休息，让福伯安排医生给你们看看伤。有什么话，我们慢慢说，不着急。”

　　“好孩子，以后有外公在，没人敢再欺负你了。”

　　他低声说道，像是在对然然说，也像是在对我承诺。

　　我的脚步顿了顿，心中某个坚硬的角落，似乎在这一刻，彻底融化了。

　　8

　　我在蒋家暂时安顿了下来。

　　医生仔细检查过，我和然然身上的伤大多是皮外伤，惊吓过度才是主因。

　　父亲坚持让医生开了安神的方子，又让福伯找来了最好的营养师，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地给我们调理身体。

　　然然似乎很喜欢这里。

　　也在一天天的恢复从前的样子。

　　庄园很大，有花园，有池塘，还有专门为他准备的儿童房，里面堆满了各种新奇的玩具。

　　他很快就忘了幼德学院的不愉快，每天黏着新认的外公，听他讲各种故事，笑得咯咯响。

　　孩子是敏感的，他能感受到这里没有恶意，只有小心翼翼的呵护和补偿。

　　我却时常有些恍惚。

　　看着镜子里穿着精致衣裙的自己，看着然然无忧无虑的笑脸，总觉得像一场随时会醒来的梦。

　　福伯看出了我的不安，只是温和地劝慰：

　　“大小姐，您安心住下，这里就是您的家。过去的事，都过去了。”

　　过去的，真的能过去吗？

　　没过几天，福伯就带来了消息。

　　“大小姐，沈家那边，已经处理妥当了。”

　　“您的离婚手续也已经办理妥当了，小少爷以后只是您一个人的小少爷。”

　　“沈氏集团内部查出多项违规操作，偷税漏税，项目造假，证据确凿……沈家，完了。”

　　速度快得惊人，手段干净利落，甚至没在市面上掀起太大的波澜，一个曾经风光的家族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坍塌了。

　　这就是蒋家的力量吗？我捏着文件的手微微收紧。

　　没有预想中的大仇得报的快感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。

　　“另外，幼德学院的事情也查清楚了。”

　　我抬眼看他。

　　“是余薇薇。她买通了学院的老师和部分管理层，故意制造了虐待事件，并且让人恰好拍下视频，目标就是搞垮沈家，让沈为身败名裂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

　　我有些不解。

　　余薇薇不是一直对沈为痴心一片吗？

　　“大概是因爱生恨吧。也或许，是她背后的人授意。余家和沈家在生意上早有龌龊，只是没想到，她会用这么阴毒，甚至牵连无辜孩子的手段。”

　　我只觉得一阵恶寒。

　　人心，竟然可以险恶到这种地步。

　　这个消息显然也传到了沈为耳中。

　　再次听到沈为的消息，是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。

　　那天下午，我正陪着然然在花园里玩，福伯匆匆走来，脸色有些凝重：

　　“大小姐，有件事……您可能需要知道。”

　　“怎么了？”

　　“刚刚得到的消息……沈为去找了余薇薇，两人发生激烈争执，沈为失手……杀了余薇薇。”

　　福伯顿了顿：

　　“他杀人后，主动报了警，现在已经被警方带走了。”

　　我愣在原地，手里的积木掉在草地上。

　　命运的荒诞和无常，让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
　　“他还说……”

　　福伯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

　　“他还说什么？”

　　“他说……他知道错了，是他对不起您和然然。他还说，他得知了您的身世……他想见您一面，亲自向您忏悔。”

　　见我？忏悔？

　　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，不是疼痛，而是一种混杂着厌恶和荒谬的感觉。

　　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

　　9

　　几天后，我接到了一个来自看守所的电话。

　　是沈为打来的，声音嘶哑疲惫，带着绝望。

　　“蒋离……不，蒋云书……”

　　他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：

　　“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是我混蛋，是我瞎了眼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然然……”

　　他语无伦次地说着，试图解释他和余薇薇的关系，解释沈家对我的亏欠，解释他得知一切真相后的悔恨。

　　“……我杀了余薇薇，那个毒妇，她害了我们所有人……”

　　“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沈家没了，我也完了……报应，都是报应……”

　　电话那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，带着哭腔。

　　“然然他……他好吗？他受了很多苦，都是我的错……我这个父亲，太失败了……”

　　“我只是……只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……看在然然的份上，你……”

　　“沈为。”

　　我打断他，声音平静。

　　“你以为，一句对不起，就能抹去所有伤害吗？”

　　“你以为，杀了余薇薇，就能抵消你曾经的冷漠、怀疑和纵容吗？你对我和然然造成的伤害，不是她余薇薇一个人能做到的。”

　　“你现在后悔，不是因为你真的认识到自己对我和然然犯下的错，而是因为你失去了沈家，失去了你引以为傲的一切，甚至即将失去自由。”

　　“你的船沉了，才想起抓一块看上去能救命的浮木。沈为，你的忏悔，太廉价了，廉价得可笑。”

　　“不……不是的……”

　　“我……我那时被猪油蒙了心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　　“我是真的后悔……我对不起然然……他是我儿子啊……”

　　他的声音带上了哭腔：

　　“云书，我错了……我真的知道错了……”

　　“够了。”

　　我不想再听下去：

　　“你我之间，早在你选择相信别人，选择放弃我和孩子的那一刻，就已经结束了。”

　　“你欠我的，蒋家会替我讨回来。至于你的道歉……”

　　我顿了顿，清晰地吐出一个字。

　　“滚。”

　　然后，我挂断了电话。

　　我走到窗边，看着花园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。

　　父亲半蹲在草地上，手里拿着一个五颜六色的风车，正耐心地教然然怎么让风车转起来。

　　然然穿着一身柔软舒适的小衣服，小脸蛋被阳光晒得红扑扑的，时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
　　沈为嘶哑绝望的声音似乎还残留在耳边，却与眼前这片宁静温暖格格不入。

　　就像清理掉一件沾满污秽、早已不堪的旧物，终于可以不再被它散发的腐臭困扰。

　　后悔吗？或许吧。

　　但他的后悔，来得太晚，也没什么用。

　　我收回目光，转身回到客厅柔软的沙发上坐下。

　　福伯不知何时端来了一杯温热的柠檬水，放在我手边。

　　“大小姐，都过去了。”

　　我点点头，端起水杯：

　　“福伯，谢谢您。”

　　“您是蒋家的大小姐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

　　“老爷吩咐过，您和然然小少爷在这里，只需要安心休养，其他的事情，都不用您操心。”

　　“我知道。”

　　我轻声说。

　　10

　　这几天，我已经深切体会到了蒋家的能量和父亲的决心。

　　他用最快的速度，最彻底的方式，为我扫清了过去那些不堪的纠缠。

　　沈家倒了，沈为囚了，余薇薇死了，幼德学院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，相关人员被处理，学院声名扫地，面临指控。

　　一切都尘埃落定，快得像一场梦。

　　但这不是梦。

　　我看着镜子里的人，眉眼间依稀还是过去的模样，却又似乎多了些什么，少了些什么。

　　少了过去的卑微和惶恐，多了几分从未有过的从容和……底气。

　　“大小姐，有几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。”

　　福伯适时地递过来一个文件夹。

　　我打开一看，是关于我和然然身份信息变更的一些法律文件，还有一部分资产转移的说明。

　　父亲显然已经为我们打点好了一切，包括将蒋氏集团的部分股份划到了我的名下。

　　“这……”

　　我有些犹豫。

　　“老爷说了，这些本就是您应得的。您母亲当年……”

　　福伯顿了顿，似乎在斟酌词句：

　　“老爷一直觉得亏欠了您母亲，也亏欠了您。现在您回来了，他只想把最好的都补偿给您和然然小少爷。”

　　我看着文件上那个略显陌生的名字，蒋云书。

　　这是我的本名。

　　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那个依附沈家、看人脸色的云书，而是蒋家的女儿，蒋云书。

　　我拿起笔，一笔一划，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　　下午，父亲带着然然午睡起来，精神好了许多。

　　小家伙大概是玩累了，像只树袋熊一样挂在父亲身上，小脑袋一点一点的，还在打瞌睡。

　　“这小子，还挺黏人。”

　　父亲嘴上抱怨着，还是小心翼翼地调整了一下姿势，让然然靠得更舒服些。

　　“爸。”

　　我走过去，轻声喊道。

　　这个称呼，我已经练习了好几天，从最初的生涩，到现在已经自然了许多。

　　父亲抬头看我，眼神温和：

　　“嗯？怎么了？”

　　“没什么，就是想叫叫您。”

　　我笑了笑。

　　他也笑了起来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：

　　“傻孩子。以后想什么时候叫，就什么时候叫。”

　　他抱着然然在沙发上坐下，小家伙哼唧了两声，在他怀里蹭了蹭，又沉沉睡去。

　　“沈为的事情，福伯跟你说了吧？”

　　“嗯。”

　　“他罪有应得。”

　　父亲的语气很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硬：

　　“敢动我蒋家的人，就要付出代价。不管是沈家，还是那个余薇薇。”

　　“我知道。”

　　“只是……”

　　父亲看着我，目光里带着探究和担忧：

　　“你……心里会不会不好受？毕竟……”

　　“不会。”

　　我打断他，摇了摇头：

　　“我只是觉得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挺好的。”

　　那些爱恨情仇，恩怨纠葛，都彻底画上了句号。

　　我不会同情他，更不会为他难过。

　　他的人生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。

　　11

　　父亲似乎松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：

　　“那就好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。以后，你和然然好好生活。”

　　他顿了顿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巧的丝绒盒子，递给我。

　　“这是……”

　　“打开看看。”

　　我依言打开，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条精致的铂金项链，吊坠是一片小小的、镂空的云朵形状，上面镶嵌着细碎的钻石。

　　“这是你母亲最喜欢的项链。”

　　“你母亲……她很喜欢看云。她说，云聚云散，就像人生，变幻无常，但总有晴空万里的时候。”

　　我的指尖轻轻拂过那片小小的云朵。

　　母亲……这个对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。

　　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我甚至不敢去想象她是什么样子。

　　“她……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　　我忍不住问道。

　　父亲的眼神变得很柔和，陷入了回忆：

　　“她啊……很温柔，也很坚韧。喜欢画画，喜欢看书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儿……”

　　他絮絮叨叨地说着，像是要把积攒了多年的思念都倾诉出来。

　　我静静地听着，脑海中慢慢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。

　　原来，我的母亲，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。

　　“可惜……是我没用，没能保护好她，也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”

　　“爸，这不怪您。”

　　我轻声安慰道：

　　“都过去了。”

　　“是啊，都过去了。”

　　“以后，有爸爸在。谁也别想再欺负你们母子。”

　　他小心翼翼地将熟睡的然然放到旁边的床上，然后拿起项链：

　　“来，爸爸给你戴上。”

　　我低下头，让父亲帮我戴好项链。

　　冰凉的链身贴着皮肤，那片小小的云朵垂在锁骨间，像是一个温柔的印记。

　　“真好看。”

　　父亲满意地端详着。

　　“跟你母亲戴着一样好看。”

　　晚上，我哄然然睡着后，一个人来到阳台上。

　　我靠在栏杆上，望着深邃的夜空。

　　没有了过去的惶恐和不安，也没有了报复后的空虚，心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踏实。

　　这里是我的家。

　　我有了父亲，有了然然，有了新的身份，新的开始。

　　或许，母亲说得对。

　　云聚云散，变幻无常，但总有晴空万里的时候。

　　我的晴空，似乎已经到来了。

　　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，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

　　“蒋小姐，我是沈为的律师。沈先生的案子即将开庭，他希望见您最后一面。如果您……”

　　我看着那条短信，面无表情地删除了它。

　　谅解？

　　沈为，你大概到死都不会明白。

　　你欠我的，从来不是一句道歉，或者一份所谓的忏悔。

　　你毁掉的，是我曾经对爱情、对家庭、对未来的所有期盼和信任。

　　这些，是你永远也还不清的。

　　而我，也不需要了。

　　我收起手机，转身回房。

　　卧室里，然然睡得正香，小嘴巴微微嘟着，像是在做什么美梦。

　　我俯身，轻轻在他额头上印下一个吻。

　　“晚安，宝贝。”

　　晚安，过去。

　　你好，未来。